

論文二集

雪 葦 著



論 文 二 集

雪 葦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二 · 上 海

論 文 二 集

著 者 雲 季

*
* *

有 版 權

1952年12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20000冊

書號(437) [I 56] 定價(冊) ¥ 9.0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第一輯

羅曼·羅蘭的一個側面·····	五
讀『種穀記』·····	一四
學習卡爾·馬克思·····	六
從『實踐論』談到我們文藝工作上存在的根本問題·····	七
武訓和『武訓傳』·····	二三
文藝學習上的幾個問題·····	一六五

第二輯

『兩極相通』及其它·····	一七
『五四』文學革命及其它·····	一八五
關於關雲長·····	一九四
赫爾岑及其它·····	一九七
墨索里尼的死·····	二〇六
『警世通言』及其它·····	二二二
撒天·····	二二七
明鬼·····	二三三
讀日丹諾夫報告的感想·····	二三七
關於『窮漢嶺』·····	二三三
高爾基斷片·····	二三六

第一輯



羅曼·羅蘭的一個側面

——紀念羅曼·羅蘭逝世二週年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是羅曼·羅蘭去世的二週年忌日。兩年來，由於他的死去，曾引起我對於這位偉大思想家底一生發生了某種懷念。對於羅蘭，我知道的很少，但就是這一點點吧，也沒有寫出來過，只是有時念念不忘而已。

十八、九世紀的偉大的啓蒙思想家們，他們可貴地開始獲得了『人』（一般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寶藏，他們是先懂得並往往是自己鍛鍊了，然後來不斷地迸其全生的熱力發掘與表現這一無盡藏的寶庫。由於他們底時代的限制，他們特別醉心於『人』（知識分子）之『崇高的良心』和『社會』（『政治』、『國家』、『民衆』）的衝突而生的痛苦，種種精神上的悲劇這一主題。用羅曼·羅蘭的話

來說，便是：『國家的安全和個人的良心』的衝突，是『公眾的安全拿來和永生的安全抗衡的悲慘問題』。（『愛與死的搏鬥』序言）——寶庫是開始獲得了，

但這寶庫卻還被陷在尚未成熟的它底時代中。由此，當與新的時代、新的社會原則接觸起來時，極爲輕易地便溜了繯，常常是導入反羣衆、反集體主義的偏路上去。能將這兩者（知識分子底各種『崇高』的道德底或社會底信條與集體主義的原則）從其根本處所結合起來，才能是新時代的大啓蒙思想家底特色（如魯迅）。而這個結合或不結合，就是十八、九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啓蒙思想家抑或是二十世紀（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啓蒙思想家的標誌。

羅蘭，卻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替時代的大啓蒙思想家，他的思想路徑，標誌着這兩種狀態的同身的遷移。用十九世紀的尺度來衡量，將他擺在佛羅貝爾、易卜生、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等的行列內，是並不遜色的一個大人物。但他的後半身，又處於二十世紀無產階級的革命時代——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因此，

他底思想活動的崇高的繼續，不能不通過他艱辛的道路……。在和高爾基見面之前，在作爲『解放了的董·吉訶德』（盧那卡爾斯基）的對象時期，羅蘭的追求之艱苦，是極易想見的。

與其他十九世紀的啓蒙思想家相同，羅蘭辛勤地從事於『人』的發掘工作，他的法國大革命『表冊』六葉：『七月十四』（一九〇二）、『狼』（一八九八）、『理性的勝利』（一八九九）、『丹東』（一九〇〇）、『愛與死的搏鬥』（一九二四）、『洛伯斯比耳』（一九二五），均是他這一大發掘的努力表現。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是不說一切的『愛國主義』者，甚至一般的『社會主義』（？）者也捲入昏迷人的帝國主義屠殺之大霧中的時候，他站起來發表了『超于混戰之上』，俟後又發表了『精神獨立宣言』，英勇地反對這一戰爭，創造了舊世紀思想家之奇蹟一般的紀錄。自然『超于混戰之上』或『精神獨立宣言』，其思想的基礎乃是建立在反帝國主義『戰爭』。對這瘋狂不捲入漩渦，並要拿『理

性』來終止它，這正是舊世紀不折不扣的大啓蒙思想家之本色。他的『理性』就根本反對戰爭，即使用『理性』做藉口的（如『保護與貫徹理性』這口號）也在內。所以，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不會提出以另一種戰爭（比如國內戰爭）來反對這一種戰爭的命題，如像列寧；第二，他雖然不反對革命，但他反對革命的專政。不論在『理性的勝利』或『丹東』或『愛與死的搏鬥』……裏，對於這兩方面：一方面是何布丹、聖尤士、喀爾魯；一方面是法布爾、丹東、傑洛木，他是偏袒後一面的。對於洛伯斯比耳們的革命的鎮壓政策，均是激烈地加以排斥，無論藉着誰的口。但是，他也同樣反對用『反暴力的暴力』來反對這種『暴力』，因為他能考慮到這是一個更大罪惡的造成（何布丹），並預見必然的邏輯是走入污濁的深淵裏去（法伯耳）。自然這個僅是由於『理性的勝利』而非革命政策的勝利，但由於有了這種思想之高度的『純潔』性，所以有了羅蘭對十月革命和蘇聯的關係的過程：起初，他把列寧直看作羅伯斯比耳；然後，現代無產階

級的成熟的創造畢竟說服他，他歡愉地走過來了。

羅曼·羅蘭向新時代的奮進，完成於一九三一年，這時他寫了『和過去永別』等論文，宣佈了他和舊世紀的決絕，宣佈了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是他『精神上的祖國』，『如果它消逝了，我再不會對歐洲的未來發生興趣了。』從『愛與死的搏鬥』來看，很值得珍視的是他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大革命百五十週年）對第九場的增加。

從一九二四年的原作中，雖然不能說書中的主角傑洛木，是羅蘭所完全屬意的，完全站在他一邊，（這人並不是基朗特黨，也不是腐化了的『丹東派』，是個無黨派的科學家，為革命服着務，但對革命的鎮壓政策不滿，『疲倦』而發怒。）但多少是寄予着同情並給以共鳴的，因而在兩者之間似乎保持着『善意的中立』立場。所以『巴黎晚報』編者，羅蘭的朋友甚至於說，在這裏作者心受了傷，感到搏鬥的疲倦，喪失對於現代文明的信仰。當然這樣的理解未免也過

甚其辭。但在『增補』裏就不同了，這裏完成了對於傑洛木之辭嚴義正的、毫無依戀的批判，而明確地站到喀爾魯（政治委員會委員）的立場，甚至於使人聞到了德里戈（『解放了的董·吉訶德』）的氣息。顯然的，羅蘭是深入地瞭解了盧那卡爾斯基所致意於他的思想了。像下面這一席話——

『喀爾魯：……我們沒有時間，也沒有權利顧到自己的生活！一天又一天，一小時又一小時，我們就惦記着保衛我們的革命——推動革命的民衆，和人世所有反動勢力的喋血的魔鬼都想撲過來咬一口的法蘭西。你只要遲誤或者猶疑一下，那怕是一分鐘，四處亂撞的野狗就會跑來搶走我們的肉吃掉，破壞每塊土地，我們所愛所敬的一切，你跟我全算在裏面……行動，必須不喘一口氣，硬起心腸來行動，打過去……』

這是多麼的明白和堅定，且是多麼的熱情。

三九年羅蘭的增補且不止於此：在其明確性（新時代的觀點）上是以前沒有

的。還直接的連帶批判了後來的資產階級，指出他們是數典忘祖，而墮落得不成個樣子了。也是喀爾魯說的：

『……你以為我們就不疲倦嗎？……可是，有什麼辦法呢？這機構（即革命的專政。——雪）一停止，人世就要發生另一種恐怖，黑色恐怖，白色恐怖……我不忍心看我們的革命死去……不惜用任何手段，任何犧牲，我要讓人類活下去，崇高地活下去，去為自由解放效命！就為這個！必要的話，即使聲名狼藉我也不在乎。……我們的子孫也許反對我們——等他們享到現成的福（我們遭受侵略苦苦培成的果實）。那些壞蛋想起他們是托了我們的福才過到這種安樂的日子，他們一定會面紅耳赤，覺得十分慚愧。他們將以判定我們的錯誤之罪名而得意。他們忘了他們的祖宗……』

這一切，都標誌着羅蘭的新姿態：邁進了而又和前結合着的新的姿態。在一九二四年原作裏，這近千字擴展之前身，只有一百字，喀爾魯的全部思想只這樣含糊

地輕輕地帶過去。

『自私自利的人！你拿你送禮，還只爲了自個兒！……我呀，我現在爲自個兒也準備好了。然而，不是爲你。我不許自個兒那樣做。顧爾如瓦西耶（傑洛木）……以聯繫我們的往日的敬重和工作的共同的名義！……接受我給你帶來的安全條件！』（一字未略。——雪）

兩相對照，是非常明白的。

羅曼·羅蘭畢竟完成了新時代的新式的大啓蒙思想家的創造，勝利地適應了新的歷史時代以繼續他的偉大道路。譬如，——隨便舉一例吧，以『超于混亂之上』與『精神獨立宣言』和『論人道主義的信』（一九三四年？）致蘇聯作家）接讀起來，便看出了羅蘭所走的偉大歷程之勝利的紀錄。

羅曼·羅蘭逝世，已經兩週年了，但是，他底精神之偉大的經歷，是極值得

我們惦記的。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偉大的事業上，對於我們國家裏的廣大知識階層，正面臨着一個巨大的問題：我們如何求得充分地在思想上瞭解它，走進這中間來還能如過去一樣保有豐滿的思想熱力呢？——不否認，這是一個難題。因為這裏：一方面說明了民主主義的啓蒙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迫切；而另一方面，同樣說明這啓蒙又必將是新的，與集體主義相結合並以其作方向領導的。這是我們才有的問題，過去發展過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碰到過，自然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沒有碰到過。而且這些要的是實際的解決，而不是空講。羅蘭之使我們懷念，也許他於幫助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上，如上所說，具有特出的典範的意義，也是原因之一吧。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山東徐家屯。

讀『種穀記』

讀完了柳青的『種穀記』，我意外的歡喜。不可否認的，這是一部比較成功的傑出的作品，是實踐了文學工農兵方向的作品，而且，就藝術上說來，是目下實踐這方向作品中的較好的成就。

『種穀記』，以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為背景，以清澗王家溝的集體種穀工作為線索，對『陰曆三月中旬』到三月底——不出二十天時間中的事，作者用近二十萬字的篇幅，極為豐滿與極為生動的寫出了那裏農民們圍繞在集體種穀這問題周圍的活動和鬭爭。作者的注意力，顯然主要不是在想給我們講這一